

劇名怖恐情抒

(名原)
聲歌半夜

凱歌

★編改梅傅★著原邦維徐馬★



行發司公書圖江文

07403.2

劇怖恐情抒

歌 凱

「聲歌半夜」名原

著原邦維徐馬
編改梅傳

行發司公書圖江文

代 序

• 獻 給 •

——一位忠實爲劇運殉難的同志——

愕！愕！！丹浪！！

您已於一九四二年；

離開了這苦鬥的人間。

我無言懷着傷心；發出弱者的呼喊：

如今我替
你，把餘
下十餘頁
的「夜半
歌聲」完
成！



讓我獻給
愛我；如
母親樣慈
祥的您！！

愕！愕！！丹浪！！

你逝矣！

風聲帶着哭訴；

白雲在長空停留。

留下的我；將怎樣度過今後這悠長的歲月！

凱歌
舞台面第一場



凱歌
舞台面第二場



凱歌

(原名夜半歌聲)

序幕

……黑靜靜的深夜裏，大地上的一切，沒有一點響聲。如果人們當它一切都死滅了！也未免說得太嚴重，太淒慘，正在這未死滅的當兒；也正是一幕使人們意想不到，埋存了十餘年來的趣劇。

這裏先告訴你一則奇離絳繾的遭遇，使你最初在似信非信中；感到可怕。繼則使你迷戀；最後使你不禁也灑下一掬同情之淚。

——是血和淚的交流，

情與理的搏鬥。——

這裏面有詩，有歌，有歡樂，有諷刺，是戲劇界的導師；工作者的榜樣。

(開始) 全台陰暗的布幕，並不啓開；彷彿夜霧迷濛，暴雨將至。這時遠處傳來了



前進的號角；及陣陣的旅行者「進行曲」；由遠而近。

——旅行者：一小隊，甲乙丙丁及領導共五人；隨帶着自由車，獵槍，獵犬，乾糧袋，照相機，及復興安琪兒旅行劇團的小旗等；由舞台觀衆的走道登場。——

（演出） 奏前進號的時候，並看不見表演者，等前進號完畢時；進行曲開始合唱，方才看見表演者由走道登場。

（前進號可由演出時臨時選擇；總之需雄壯而動聽。）

——進行曲附後——

第一場

地點：一個無邊際的海洋灘上。

時間：深夜一兩點鐘。

人物：——旅行者一小隊。

領導——孫小鷗

甲：（即李曉霞）

乙：（即盛魯洛）

丙：（即方思源）

丁：（即周靜霞）

佈景：一個無邊際的海灘上，右邊置有一燈塔；左右均有樹木。

幕啓：隨着歌之尾聲，各自登台；幕布漸漸的上昇。

鷗：各位，我們在這幽雅的地方歇一會兒吧！

洛：走了一天的路，也該歇歇腿了！

霞：是呀！讓我們大家休息一會兒吧！

源：你們看，今晚的月色多麼好哇！

靜：真是太好了！在這夜靜月明的好地方；又是你們作詩作畫，攝影的好材料了！

鷗：我們的靜姐，你也可以試試你的歌喉了！

霞：……啊！這真是一個我們理想的仙境了！

靜：（陶醉地）啊！太好了，太美麗了。要是我們一面趕路，一面唱歌，您想多有趣！

源：是呀；大家靜一靜，讓我來……

靜：（取笑地）讓你來，偷取幾張好的影作；是嗎？

源：別取笑了！我們的孫先生，導演先生；請了！

鷗：（跳上一塊石崖上立好姿態吃着斗煙）喂！這樣好嗎？

洛：真像我們的導演先生。（大家均笑）

源：孫先生，你的身子再向右旁斜一點兒；……好。

（對準鏡頭）

洛：別動……開麥啦！……客德。（對小鷗）

鷗：（正預備走下石崖）盛先生，你也來拍一張？

洛：不，不，密斯李，你們倆合攝一張。

霞：不，不要了！

源：甯客氣！合攝一張留個紀念不好嗎？

靜：（推她上石崖）姊姊，上去好了，讓我們的小弟弟多一次的練習！

霞：……停一會，你們倆可也該同攝一張。

洛：好，您先上去，我們一定也同攝一張。

靜：……老面皮；一點也不害羞。

洛：害羞，現在的男女青年自由戀愛是很平常的事！

靜：算你的嘴厲害：我不同你說！

洛：可是：並不是我要跟你……

靜：是誰？你說，是誰？

洛：（以手指着曉霞）她！

霞：（跛步逃走，靜霞隨後追之；在舞台上兜了一圈，忽跑近小鷗處；鷗以手帶之，霞隨

之而上了石崖）

源：別吵；注意，開麥啦！

靜：死人，我非打你不可！（對魯洛）

洛：好，好，算我輸了！……你瞧：一個香兒甜蜜的鏡頭。

鷗：怎麼？這樣算是……（鷗與霞走下石崖）

源：算是好了！一個又美又熱情的鏡頭。

洛：是呀！又是你的得意傑作啦！……咳；小方你該怎麼謝我呀？

源：同樣地，替你們拍一張；我慶祝你們倆對，未婚的鴛鴦戀愛到老。

鷗：你的嘴可真會說話。

洛：但願能如他所說。

靜：不許你說。

洛：好，好我就不說。

霞：現在該你們倆合攝一張了吧！

靜：不，我一個人獨拍一張（說着走上石崖，洛也隨之跟上石崖，與靜霞立於一處）

靜：（以手推洛）死不要面。

源：好，好，請你們注意此地，……好，別動，……好。（按動鏡頭）

源：周小姐，要不要你一個人拍一張呢？

靜：（走下石崖，洛以手扶之）不要啦！謝謝你。

鷗：……諸位，我們乘這夜靜月明的時候，大家來討論，討論我們的劇團怎樣開展下去。

靜：在你！

鷗：在我？我覺得這種責任，我們大家都有份。……好，好，我們坐下來談談。（衆隨地而坐，成一半圓形；但曉霞未坐，靠立於自由車旁）……過了黑夜，就是天明，在天明的來臨，我們該怎樣來展開我們艱巨的藝術工作。

源：貼海報，宣傳！招收一羣愛好劇藝爲祖國宣傳工作的同志；共同努力。

鷗：我們藝術只是打仗，我們工作只是宣傳。

洛：對，我們得選擇一個適合於祖國作戰的劇本；來搬演，這樣我们的工作才有意義。

靜：……我覺得兩年前的「熱血」我們還有再搬演的必要。

鷗：這正是我們宋大哥得意的傑作。（懷想地）

霞：如果我們能夠上演的話；我相信一定能得到成功

洛：可是……劇本？

鷗：……我有……（連忙從乾糧袋中取出劇本，大家翻閱着，忽發覺後面數頁不見）霞妹，怎麼後面的幾張不見了！

霞：（走近鷗之站立處，在乾糧袋中翻閱着；但未尋出所缺少之頁數）……也許是失落了吧！

源：那怎麼辦呢？

鷗：……請放心，彷彿我好像還記得清楚。

靜：好極了！但願我們能得到美滿的成績。

霞：……美滿的成績，那還得靠大家努力！

洛：李小姐，甯客氣啦！孫先生跟您是我們「復興」劇團的領導。

鷗：「領導」這兩個字，萬不敢當，不過；我想只要我們努力；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霞：……我感覺到幹戲劇工作，決非一兩個人可以成功的。絕對，也沒有偶然的成功，或者是碰機會：……樣樣都必須經過研究，努力；樣樣都是經過選擇，考慮；那才有更好的成績。

源：是呀！我們這次慎重的選擇，也就是這個意思。

靜：……讓我們這次演出來紀念已往宋先生；偉大的成功。……這樣讓他的靈魂也好得到一點安慰。

霞：（想起已往的事，流淚）喔；甯提起！

鷗：霞妹；怎麼啦？

霞：……傷心的事，又好像在我心中復活了一樣。

鷗：霞妹；我們這次應當加倍努力；爲着我們整個的祖國。這樣才對得起我們的朋友；妳親愛的萍哥！

霞：（含羞地）……小鷗，您不該這麼說；我愛你就跟愛我的萍哥一樣。

鷗：霞妹；甯傷心！我們應當繼續丹萍未了的志願。……這樣好叫他在九泉之下，死也冥目。

霞：在這世間，還有你在時，我是幸福的；我是決不會悲觀的。

鷗：這樣才好，（回憶已往的事）……我記起他兩年前，對我的實訓；句句都是腳踏實地。我現在也還記得清楚。他和我之所以不同，便是他事事；都腳踏實地。而我呢？只是在無何有的鄉中盤旋；我只是在自己的腦袋中打圈子；宇宙間的事物，我知道了些什麼？

源：（走前）孫先生，我們一直把你當做宋先生一樣。你有宋先生一樣的志氣與魄力；你有宋先生一樣愛人羣，愛大眾；李小姐之所以愛你，也就是……

霞：也就是，也就是，不許你說下去。

源：好，不說，我就不說。（復坐原處，嘴中哼着調兒）

鷗：咳；我們得好好地討論一下。（源仍裝着不理繼續哼着曲子）

洛：討論什麼？我們不是都已經決定了嗎？至於歌曲，歸你去寫。（對小鷗）

源：（忽猛力地跳起）對；O.K.的分配，應當跟從前一樣，李小姐代替綠蝶小姐，孫先生還是扮演原有的角色；至於我嗎？……

鷗：團長。

源：對團長，團長。（高興地跳了起來）（大家都忍不住地大笑）

源：笑什麼？

洛：我覺得你這人很有趣。

源：有趣……咳，有趣的事還在後面啦！

洛：怎麼，我不懂你這話的解釋。

源：不懂，那麼你聽着，譬如；我們舉一個例來說，要是我們這次演戲成功啦！我們該怎麼辦？

靜：我們得好好地聚餐一次。

源：不，不對（搖搖頭）

靜：那麼照你說；我們不該歡樂一次嗎？

源：我們得比聚餐的歡樂；更進一步的要求。

霞：要求什麼？

源：（向找到說話的對象）要求我們向你下催客令。

霞：向我？

鷗：爲什麼要下催客令呢？

源：問你！

鷗：問我！

源：（含笑地）……這次，該逃不了吧！

霞：小鷗甯理他，又在想什麼壞念頭！

源：壞念頭；噢！這明明是好的預兆，也能說是壞念頭嗎？

霞：誰要聽你這些自所謂高明的理論。

鷗：好，好，別爭論啦！……還是胡鬧要緊！還是工作要緊。

源：（無話可說）當……當然工作要緊。

鷗：既然我們都知道工作要緊；那我們就得討論，研究一個集體的辦法；作有計劃的進

洛：是！

鷗：我們應當檢討過去，這是每一個幹戲劇工作者應有的認識。我們不應當再作供人娛樂的「戲子」，要好好地把握住；完成我們最高藝術的理想。

源：是，孫先生這樣熱心地領導我們；豈有不努力之理呢？剛才無理的冒昧；還請孫先生原諒。

鷗：（微笑地）……那兒的話……我跟李小姐的戀愛，完全是坦白地，純潔地；等待勝利建國的工作完成啦！那當然不會辜負你們的美意。

洛：我們相信，孫先生跟宋先生一樣地坦白，能夠這麼說，就能這樣做，非但夠得上做我們的領導；而且……

源：而且，還可以做我們大伙兒的領導。

鷗：你們都不用客氣，藝術的成功，是我們大家的力量。……記得五年前，我爲藝術拋棄了家庭，拋棄了兄弟姊妹，雖然在那個時候，我過着富裕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但是精神上，總感到一種痛苦，一種不能稱心的愉快；我要做什麼，他們都阻止我，我沒有辦法，我只有出走。雖然我是做了家庭的叛徒；但是到現在想想，像似得到一點安

慰。

霞：……是的，銅牆鐵窗，也關不住她的心；如今我也從那鐵窗中飛躍出來了。

靜：李小姐，你還記得五年前的事嗎？

霞：（回憶）五年前，我一點也沒有忘記；他們要把我嫁給一個姓王的。爸爸說：他們有錢，有勢，爲了爸爸的名譽跟地位，他情願把自己的親骨肉，去送給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家當玩物。這樣一來，對他的名譽跟地位都有保障。可是你想天下的傻子，也不會答應。

源：我真敬佩，孫先生和李小姐戀愛的精神；希望你們倆的愛情，愛到底。

鷗：是，希望我們倆的愛情，愛到底。

霞：（像似沒聽到似地）他們說我，愛上一個戲子，是一種醜惡；是一種可恥。可是唱戲的也是人；爲什麼給人們看不起呢？……也許比那些做官的光明純潔得多，他們只滿口的仁義道德，可是背着人，什麼不要臉的事都做得出。……婚姻是兒女們終身大事；我不滿意，當然要反對。

靜：對，對，李小姐講的很有道理。

霞：幫我成功的，完全是孫先生的力量，我很感謝他。

鷗：那兒的話；你別忘了，最有力的，還是你所愛的萍哥。

霞：萍哥，他雖然愛我，可是他已經……（傷心地流下淚來。）

鷗：（安慰地）霞妹，對不起，又是我驚醒了您的心事。

霞：孫先生，您知道我愛萍哥；我也愛你。你又何必來挖苦我呢？

鷗：霞妹；甯講了！都是我不好。……您看暴風雨快來啦！我們也好找個地方躲遮一下；

計劃，計劃明天的工作。

洛：春天的天氣，真是多變。

靜：變得連你的詩；都寫不成啦！

洛：周小姐，連你也來取笑我嗎？……在這夜漏鐘殘的時候，要不要我來替你描寫幾句？

靜：謝謝你，我情願一個人，在這兒伴着天上的明月，森森的古木，寂寂的溪流。

洛：明月雖然幽靜，古木雖然威嚴，溪流雖然可愛；但是在這中間，要是缺少了一點愛

情，豈不孤負了上帝所賞給我們這優美的景緻嗎？

靜：……你可知道愛情之外尚有事業；愛人之外尚有國家。

洛：事業之外能有愛情，國家之外能有愛人，豈不更好嗎？

鷗：（像似找到了目的地）……唉，你們過來瞧；前面不是有一所房子嗎？正好像預備給

我們躲避似的；我們快些走吧！

源：走吧！暴風之後想必還有一場大雨要下呢！

（前行復唱進行曲）

——Dark change 舞台上的燈光漸漸轉暗——

第二場

地點：一所破舊的戲院內

時間：深夜兩三點鐘

人物：戲院老頭

旅行者：——

孫小鷗

李曉霞

盛魯洛

方思源

周靜霞

宋丹萍

佈景：破舊戲院內的後台；左邊有大門可通街道，正中置有一窗，可看見窗外的樹木與洋房。右邊因為破舊不堪，更顯得恐懼。室內置有方桌，條櫈，書桌，（桌上放有壇香）

爐，燭台，神位）及舊的鋼琴，左邊角有一梯可通樓上；看上去，室內的一切，都很雜亂，像似好久未曾打掃過。

幕啓：遠處的閃電與雷聲，合奏成一個恐怖的交響曲。不一會遠處傳來一陣皮鞋的脚步聲，這聲音，由遠而近，未幾，又聽到清脆的敲門聲，這聲音由小而大；這時戲院老頭從樓上一步一歩的拐下樓來；手中提着一盞馬燈。

老：（咳嗽聲）……這，這麼晚啦！還有誰敲門！

鷗……喔！老先生，請您開一開，我們是從遠處來的。

老：從遠，遠處來的，那……那你們是幹什麼的？

鷗……我們是旅行，路過這兒。（閃電與雷風聲）天黑啦！暴風雨快要來啦！我們想借您這兒歇一晚，明天一早，就動身。

老：（奇怪地）旅行？！這麼晚！你們不嚇怕嗎？（閃電與雷風聲）

鷗：（不耐煩地）思源，還是你來敲吧！

源：你敲，不是一樣嗎？

洛：你們都不敲，讓我來。（敲門聲）喂！老先生，對不起，請您開一開。

鷗：暴風雨快來啦！老先生，請您開一開吧！明天一早，我們就走的。

老：（發出猙獰的笑聲）……暴風雨雖大，可抵不上這兒惡魔的恐怖；我看，這兒很危險；幾位先生，還是快些另找別的住所吧！

鷗……天黑啦！這一陣雷電一過，暴風雨就接着來！

洛：老先生，還是請您開一開，讓我們今晚歇一夜。

源：老先生，您放心；我們不是壞人。

（這時暴雨風忽下，雷嚇得叫起來）

鷗：霞妹；別怕，有我在這兒。

老：（思索了一會）好，好……你們一共有多少人呀？

鷗：五個人。

老：喔，五個人，你們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我開了，你們千萬別嚇怕呀！

鷗：（驚奇地）為什麼？

老：（自語地）……哦；還是不開的好。

霞：（敲得更急）不，老先生，我求您開一開；只要今晚歇一夜，明天一早，我們就走。

（閃電與雷聲）

靜：（猛烈地叫了起來）喔！……

洛：我的前姐，您也怕起來了嗎？

霞：（急迫地）老先生，請您快點開吧！（敲門）暴風雨實在太大啦！我們身上被吹得在發抖！

老：（無奈何嘆了口氣）唉！好，好，慢點；我來開了；別，別把我的門敲破啦！（五人同進；驚奇地觀察着。）

霞：（手握著電筒驚奇懼怕地）這……這……是什麼地方？！

老：小姐，什麼地方？……這，這兒以前是……

鷗：是什麼？（追問地）

老：先生，你……你別着急呀！讓；讓我慢慢地告訴你們！（取出烟袋吸烟，並將馬燈放在桌上）

靜：（因發現恐怖的東西；不自主地大叫起來）啊！……你……你們瞧；那……那角上是什麼東西？

（大家的視線都轉移到靜霞所指的地方）

霞：（驚懼地）……啊！……還……還會動了！

鷗：（懼怕地走上前去，慢吞吞地將蓋在貓身上的一塊布拿去，看見是一只貓，提在手

上：他媽的，原來是一只貓。（大家均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老：（微笑地）……給我吧！這兒耗子很多，讓我把它帶到樓上去。（隨手提着馬燈，邊說邊走地上去了。）

源：（忽又發現右角的牆上有一只貓頭鷹）啊！……啊！……啊！……（被不明真理地嚇得發抖）

註：〔演出時可用藍色的小燈炮代替之〕

鵬：（驚奇地問）幹……幹什麼？

源：鬼……有鬼。

靜：（驚懼地）啊！什麼？

洛：在，在那兒？

源：瞧……那角上的兩只碧綠電燈炮似的眼睛，直瞪瞪的瞧着我；我……我怕。

霞：（也發現鬼似地）啊！……真……真的。

靜：姊姊，在，在那兒？

霞：（驚嚇地指着）……那……那兒。（大家均向後退）

洛：（微笑地；因為他已發現，被恐嚇地是隻貓頭鷹）……怕什麼？傻瓜……那是貓頭

（衆皆不約而同驚奇地說：）貓頭鷹！

源：（擦了一把汗）他媽的，混蛋，把老子的冷汗都嚇出來啦！（隨手取着桌上的獵槍；描準地放了一槍，未打中，貓頭鷹反被逃走！）

鷗：（問思源）老弟；打中了嗎？

源：（做了一個未打中的手勢）

洛：飯桶；要是讓我來了！（取笑地）包管送它回老家。（這時老頭復從樓上下來，手中提着燈，發出猙獰的笑聲及走路腳步聲）

霞：別鬧；聽，誰的聲音！

鷗：（走前靠近曉霞）霞妹；別怕，有我在這兒。

霞：這屋子，陰沉沉地；沒有一點光亮，我……我真有點怕。

洛：怕什麼？

霞：（指樓上）你聽。

老：（從樓上走下微笑地）……不用怕，不用怕，是我。

鷗：（驚奇地回想過去）……這屋子，恍惚在那兒見過似的。……老先生，請您快告訴

我：這，這是什麼地方？（風雨聲更大）

老：（想起了已往的事）……什麼地方？……這……這兒以前是一所戲院子；後來戲院闌了門；不到半年，就受到兵災的蹂躪，繁華的城市；變成了今日的景況。

霞：（驚奇地）這兒以前也是個戲院子嗎？

老：（點點頭）……可是現在給有錢的老闆們買下來！做了堆貨棧！

靜：那你們的老闆上那兒去了？

老：（像似沒有聽到）小姐；您說什麼？

洛：她說，你們的老闆上那兒去啦？

老：老闆嗎？早出外經商去了！只留下我這個孤老頭在這兒看守。

老：（指着右邊的角上）你們瞧，那角上，就是常常出現鬼怪的地方。

鷗：（回憶地；微笑着）鬼怪？我們並不怕，老先生，我問您，幹麼不把這兒打掃得乾淨

些；你瞧，這窗口的灰塵，已經成了線條啦！（將窗子的布遮拉開，預備推窗）

老：……先生；請你別開，……在人靜的深夜，這窗口更是鬼怪的出入處。

源：老先生；那你一個人，住在這兒，不嚇怕嗎？

老：十多年來；我一直沒離開這兒，我怕什麼！

靜：噢！你不是說，你們這兒常常鬧鬼嗎？

老：唔，尤其是在夜半三更的時候，還……還常常地唱歌呀！

霞：（覺得他的說話有點奇怪）唱歌！

老：（初則恍然有悟，繼則神祕地說）唔，不但常常，而且是天天。（說完怪笑）（大家聽到他的笑聲，都有點嚇怕）

洛：在晚上；黑洞洞地這麼一所大房子，而且又安靜；難道說，你就真的一點不嚇怕嗎？老：不怕，一點也不怕，當他唱歌的時候，我却在床上睡我的覺……（怪笑地）哼……哼……說句笑話，我還當它是隻催眠曲了！

源：難道他就從來沒有惹過你嗎？（懷疑地，注視着怪叟，好像不大相信他的話）

老：（更神祕地）他唱他的歌，我睡我的覺，我們相安無事；這兩年來，天天是這樣，就從來沒惹過我……你們看：我還是我，並沒有少了一點兒！

洛：這麼說，這個鬼，一定是懂得情感的。

老：最奇怪地；就是我每天供在這兒的飯菜；會沒有啦！

洛：（取笑地）……這個鬼，或許是個餓死鬼吧！

靜：別開玩笑！

源：（走前看着桌上的牌位唸道）周太夫人之神位。

（取笑地向靜霞）這個「周」字，到跟你是本家呀！

鷗：（並不以為信，將窗用力推開，敏銳的眼珠，閃躍地望着窗外）……暴風雨又來啦！這一排綠陰陰地矮樹，恐怕又要受到殘酷的遭遇。……另一棵的樹枝上，還有一窠鳥巢，可以看到三，四只不會飛的小鳥，噤噤，咋咋的叫着。像似在尋找它的母親；……它那號啕的聲音，完全是出於一個母子的天性。哦！小鳥兒，它太可愛了！（忽雷，電，風，雨，聲交織，把小鷗嚇得不自主地叫了起來）哦！把我嚇壞了！險點兒，倒下來；暴風雨，它太殘忍了！

源：好啦！好啦！快點把它關上吧！我被你吹得在發抖！

霞：聽這位老先生的話，快點關上吧！

鷗：……怕什麼！你們過來瞧：在這一排的樹林的過去，那座洋房的樓上，開着暗藍色的燈光，睡着一位美麗的姑娘，像似正用着，她那精敏的眼珠，望着我，向我微笑呢！

（魯洛走前同視之）

源：好啦！我的好先生，請你別再開玩笑啦！人家快凍死！

鷗：（玩笑地）哦！我的好弟弟，別在大哥面前撒謊；我知道，你們聽了老先生的話，有

點嚇怕了嗎？

源：你可別把老先生的話，完全當兒戲；要是真的有鬼怪呀！我看；你們呀！嚇得連逃也來不及呢！

洛：……誰像你這樣胆小鬼；還敢出來旅行嗎？

靜：真的，我看你呀！比我的胆子還不如！（也走前靠近魯洛）

源：別吹牛好不好，人家真的給你們吹得在發抖！

（速即走前，預備關窗，忽被雷電聲嚇得直向後退，大家均不約而同地向後退了一步。）

鷗：（取笑帶點浪漫地）哈哈……（復又走前兩步，望着遠處的洋房，招了幾下手）……

好啦！我把它關上吧！別把我的寶貝嚇壞啦！

源：（鬆了口氣）我看你呀！也有點怕啦！

鷗：（不服地）誰說我怕，不信我再把它推開。

源：（以假當真）……這……

老：你……你們都別稱好漢，到了深夜，你們一定會見到，而且就在這屋子裏。

靜：（兩人同時地）……是……是在這屋子裏？

老：誰還騙你們不成嗎？

源：那……那我們還是……

鷗：（諷刺地）還是走……

源：（含羞地）啊！不，老先生，您樓上可以讓我睡一晚嗎？

老：（搖搖頭）不，不能，樓上的房間，統統鎖啦！鑰匙早給主人帶走啦！我，我住的是
一個小間，連一張板床，都放不下，那兒還容得下你們幾個人住的地方呢！

源：……老先生……

老：你不信，跟我上樓去瞧瞧，你自會知道，連走路的地方，都塞滿了東西。

源：老先生，那我一個人跟你一塊兒睡可辦得到嗎？

靜：老先生，我也……

老：別……別說是兩個人，就是一個，也不行！

鷗：（取笑地）我說，尤其是你這個矮胖子，那更辦不到，要是讓你今夜睡一晚，明天，

板床可要生牙齒啦！

老：……那……那不行……不，不行……

源：老先生，別聽他瞎扯，他的胆子跟我一樣小！

鷗：可是；我並沒有當人的面承認我胆子小呀！至少比你總要大上幾十倍！……也許還不止！

洛：對啦！我看我們五個人當中，算你的胆子頂小。

源：你們都別取笑我，到了深夜，大家看；還是我胆子比你大啦！還是你胆子比我小。

霞：這還用說嗎？當然是你胆子比我們小啦！

源：要不是孫先生在這兒，你還不是跟我一樣。

霞：誰說的。

源：我說的。

老：（咳嗽聲）……好，好，別，別爭論啦！我，我到樓上去弄點水，給各位先生解解渴吧！

鷗：老先生，甯客氣！

老：……不……不要緊。（隨將馬燈帶走，忽又想起下面沒有燈，於是覺得還是放在下面的好）喔！……我忘了，……這盞燈應當放在下面的。

靜：謝謝您，您自己不要嗎？

老：我，我這兒是走慣的。

洛：（從身上取出火柴）老先生，我這兒，有火柴，你拿去用吧！

老：謝，謝謝你。（擦着火柴一步步的拐了上去）

（舞台約靜了半分鐘，忽魯洛忍不住地咯咯的發笑）

源：（不明地）噫！你笑什麼？

洛：我笑……沒有什麼！我覺得你這人很有趣。

源：有趣，是不是心裏又在想我胆子比你小；是嗎？

洛：……那兒的話；我想咱們這次雖然是爲了幹劇運而旅行；但實際上我們對於劇運努力的成效，並不能說是十分的成功；倒是咱們旅行的經過；將來寫成一部小說，一定是很有趣的。

鷗：是的，我們決意爲着從事藝術到各處去，和這慘淡的世界決一死戰；爲着新的自由而掙扎。

源：那我們打算明天一清早，上那兒去呢？

鷗：到我們夢想的地方去；在大海的那一邊海岸上，還有自由乾淨的地方；海洋的怒潮是不會來侵犯那塊神聖的土地。……你們聽；雷在響；風在吼，這正是我們戰鬥的前期。

（雷，電，風聲）

洛：（單調地走至窗口，隨手將布簾拉開自語地）

……狂風暴雨，它好像吹打在我的心上。把我的痛苦跟煩惱都吹得乾乾淨淨；……讓我這顆還未死滅的心，快些結束了舊的生活，從今走上新的旅途吧！

源：（也走前對洛說）老兄；……當我們出走的那天晚上，跟今天一樣地，下着大雨，冒着狂風，在風雨中奔馳，在雷電中逃命；你勸我快些發現我們應走的路，到我們懷念着的地方去；做些我們年青人應做的工作；幹些我們年青人應幹的事業。……你彷彿又對我說：憂愁中間，不是我們年青人久居的地方；可是我那兒想到，目前的痛苦會有這麼樣的大，不必去的地方，我們偏偏到了；應去的地方我們却不去。

霞：……可是痛苦才是世界上最有意義的東西；後退只有斷岩削壁；前進才有康莊大道。

鷗：是的，我們要的是生命，不是幸福呀！是工作，不是報酬！

源：照你說：我們還要前進嗎？

鷗：要活着，我們就應該奮鬥；不奮鬥我們就不配活着。

鷗：……朋友，在這個時候，我們應當決定我們的途經；在奮鬥中求出路；在生活中求自由，……果戈里曾經宣言道：「只有從現實中取出來的；才是優秀的東西」

靜：……對，耶穌，基督最大的教訓，也就是犧牲；他因為要代世人贖罪，不惜和盜賊一

起釘在十字架上。我們就是再犧牲些又何妨！

鷗：……征服環境是我們任務的開始；擔任任務是我們人生的目的。

源：是的，你們不用教訓我。

鷗：這並不是教訓，在這個悲苦的時候，在這個殺人放火的日子，對朋友，可以說是一種期求。

靜：（嘆了口氣）唉！……在這個家破人亡的時候，那一個人不是提心吊胆害怕聽到不幸的消息？那一個女人不是呼天搶地哭她的爸爸，哭她的丈夫哭她的子女？……在我們那個京城裏，那些忠勇祖國抗戰的烈士，受牠們任意的侮辱；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們，都像羔羊般地慘殺。留下一羣老頭兒，女人和孩子們；她們個個都像無頭蒼蠅亂叫，亂喊，沒處地逃命。我們還親眼看見那些野獸，窮兇極惡的手段；但只要聽到那些悲慘的聲音，足以叫我們憤怒。

霞：是的，人家都說那些殺人不眨眼睛的強盜，都是鐵硬心腸，牠們殺人盈城，血流滿地；毫無一些惻隱之心；難道牠們真的一些不講理性，一些沒有人的心肝嗎？

靜：（自言自語地又嘆了口氣）唉！……那些無罪無辜的老百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重見天日？

源：（興奮地）是的，我早已經實現了你們所說的話；我不願留在那個紙醉金迷荒淫無恥的家鄉；一天到晚吸着那污濁的空氣。銷金窟裏，不知死活的人，早就把爵士的音樂，賭場的引誘；代替了苦悶。……所以我到現在更明白！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奮鬥，才能生存。……雖然我的身子是處於那座冒煙的城裏，但在那條血河裏；我還是個自由的身體；我還沒有給野獸們所看守，於是我就決定跟你們離開那兒；可是事實給我的成效又是怎麼了？

鷗：（安慰地）……朋友，多少人爲了祖國，爲了劇運，爲了抗戰而離開了家庭，拋棄了享受；大胆地冒着那神話般的危險，闖入幽闇的人生和廣闊的戰場；爲祖國，爲自由，爲階級的不平，爲民族的憤懣，爲人類的解放，爲勝利的完成，而奮鬥！這種英勇的成績，是不知受到多少次的遭遇跟痛苦；才會有今天的成效，……朋友，目前我們這一點苦，又算得了什麼？

老：（走下樓，手拿着茶壺與杯子，忽走到一半，一個不留心將手中的一只茶杯子打碎在樓梯上）

靜：（吃驚地）噢！什麼？

老：（發出怪笑聲）……

鷗：（走上去扶他下來）老先生，您受驚了嗎？

老：……沒……沒有什麼。（將手中的物件放在桌上）……各，各位，請用點熱茶。

洛：甯客氣，我們自己來吧！（倒茶給各位）

老：（忽想起往事）……先生，我們這兒以前也演過戲了！

靜：演戲，噢！那跟我們是同行了！

老：（像沒有聽到）……可是，在兩年前，這所戲院子，發生過一件很大的風潮；就此給當局裏的爺門，封閉起來！

鷗：（奇怪地）……兩年前……

老：唔，兩年前，那一羣活躍可愛地青年們，都離開了這兒；……後來給一個有錢的商人，把它買下來，做堆貨棧！

鷗：（自語地）……做堆貨棧？

老：唔，（點點頭）不到半年；這兒又發生了兵災；……老天保佑，這一所完整的房子，……在這四週圍都給烏蛋炸成了平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唉！……我，我就是以前戲院子看門的老頭；先生你們幾位是從那兒來啊！

洛：你要問我們從那兒來嗎？連我們自己也回答不出；我們都是飄泊的流浪者；今天這兒

是我們的家，明天也許跟它相隔百里外……

鷗：（定神地注意到怪戾的腿部，發生驚奇的感覺；於是問到）……老先生，您的腿爲什麼一拐一拐的呢？

老：（像提起他的舊事，悲傷地）唉！……我本是將軍府裏，當差的，可是在兩年前的春天；這兒正發生了兵災；我也就回鄉去了！本想過些太平的日子，誰知道，生活的鞭策，使我不能安身；不得已，又回到將軍府；有一天，因爲我得罪了將軍，他就打斷了我的腿，折壞了我的手；離開了將軍府，我又逃到這兒來。……唉！想起五年前，這兒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戲子，他唱歌也唱得頂好的；後來，也不知怎麼的，聽說：他已經投海死啦！

鷗：（懷念起舊事）……兩年前的事，又好像在我眼前復演一樣。……這所屋子，我真不敢相信，是我兩年前的故鄉，……老先生我問你，你是不是叫李福呀？（想了一想）

老：（驚奇地）……是的，先生，你是誰？

鷗：我？我就是兩年前在這裏演「熱血」的孫小鷗。

老：……啊！孫先生；（指李曉霞）這位是？

鷗：李小姐。

老：啊！李小姐，我們的宋先生想得好苦啦！

（曉霞這時背着他們在哭）

靜：老先生，過去的事，提他幹麼？況且宋先生已經投海死啦！

鷗：老先生，我們不提這些，我問你，這兒最近怎麼樣？

老：……上帝保佑，這一場風波總算平靜下來了！但是……

鷗：但是怎麼？

老：這兒工廠的工人們常常鬧罷工的風潮；……那些有錢，有勢的資本家，那兒知道勞工們的痛苦，他們出了少數的工錢；要你每天做十小時以上牛馬似的工作。

源：那他們就心肝情願地，不起來反抗嗎？

老：先生；反抗有什麼用，他們有錢有勢，前幾天，有一個工廠鬧罷工，他們居然大膽開槍打死了三個工人，受傷的不知多少；後來也不就這麼算了嗎！……唉！這個世界真是越變越不像話啦！五十多年來，我看到的，不知多少，聽到的不知其數；都是些慘無人道的事，一件件地在我眼前經過。

老：（微笑地）……先生，你們今晚就決定住在這兒嗎？

鷗：……是的。

老……夜深了，幾位先生，也好早點安息吧！……明天見！……喔！這個窗戶你們千萬別開呀！（走至窗子前將布簾拉好）……明天見！（走至梯上，三、四級，又回轉頭說）要是有什麼響聲，那你們可別嚇怕！（隨手擦了一根火柴，一步步地拐上去！忽樓梯角上有幾只老鼠在打架，嚇的一聲，嚇得老頭兒叫了起來，衆均驚懼地；提着馬燈，輕巧巧地走上樓梯；老頭被嚇得走下來，少鷗手中的馬燈，忽照看是一只老鼠從樓上墮下來；不禁大笑起來）哈哈……原來是一只耗子。（衆皆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老頭帶愧色地陪笑道：）對不起；各位，明天見啦！（衆均曰：「明天見」說完重復下樓）

靜：人一老；說起話來，也怪有趣的。

源：（虛心地）唔，也許他老人家說的話，倒有點真呢！

鷗：我就不信，世界上會真的有「鬼」。

洛：我覺得鬼這個東西；到不能；完全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

鷗：我相信；只要我們住在這兒；一個月，不，一星期；保險把這兒地祕密完全揭破……

……你們看，剛才的幾件事情，不是很好笑的嗎！

洛：很好笑的事；也實在太多啦！

鷗：是的，好笑的事；也實在太多啦！想起兩年前；我在這兒演「熱血」的時候；宋先生指揮着我們；有着驚人的成績；要不是「當時湯俊那個壞蛋，壯着他的地位，來破壞我們；說不定「熱血」連演半年也不會停演的。

源：（傷感地）如今宋先生是死啦！

洛：是的，人死啦！是不會復活的。

鷗：（懷想過往的事）……這個世界太殘酷了！太不公平了；眼看到多少有用的人，都犧牲了！而那些萬惡的軍閥，土豪，奸商，還是在那兒過着享福的日子；……丹萍……丹萍，是忠於人類的；他為什麼要死得這樣慘；……綠蝶小姐，也是一個有用的人；她偏偏要受到這意外的蹂躪；（仰望着天）……難道這個世界，就這樣黑暗下去嗎？就永遠沒有光明的一天嗎？（堅決地）我不信，……我不信。

洛：已往的事，想它幹什麼！讓我們繼續丹萍未了的志願；向黑暗的勢力奮鬥。

源：（單調地走向鋼琴邊，隨手在琴上取下一本舊書翻閱着；不一會又將鋼琴開開；開始彈起歌曲來）

洛：（走近源處）思源，請你安靜一點好不好；……夜深啦！也好讓大家安息，安息吧！

（思源與魯洛均離開鋼琴處）

靜：是呀！讓孫先生安靜一會兒，也好把那只歌曲記起來；這樣我們大家都有辦法。

鷗：謝謝，你們，……要是這次我們可以賺點錢的話；那我們的前途，就更有希望。

靜：（微笑地）希望您；趕快寫好；我們也可以開始排演！

鷗：……我也希望這樣；……喔！你們大家不妨俯在桌上安息一會兒！因為我們明天；還有明天的工作。（他拿出紙與筆，俯在桌上想，思源與魯洛，因為身子感到疲倦，於是就俯在桌上睡覺了。（起先是思源俯於右邊桌上，而魯洛却盤坐於右邊地上；拿着詩本在寫他的詩。後來也倒於思源腿上呼呼地入睡了；靜霞看看他們；也俯在左邊桌上睡了。小鷗；這時看看稿紙，又瞧瞧手中的筆，再望望思源，魯洛，及靜霞；再看看曉霞）……霞妹瞧他們真是個瞌睡蟲；一下子就睡覺了！

霞：白天疲倦！也該休息！

鷗：（向曉霞微笑並未說話）……

霞：（也向小鷗笑笑）……

鷗：……霞妹；這兩年來，您對我的印象怎麼啦？

霞：……我……我說不出；……我只覺得……

鷗：（追問地）覺得怎麼啦？

霞：……叫我怎麼說好呢？

鷗：您不會嗎？……「不」字或是「好」字。（曉霞假裝不理她）

鷗：霞妹，您說呀！……難道您不愛我嗎？……俗語說得好，榮華富貴是可以勉強力去爭取的；只有愛情，是要他人施給的。

霞：（帶羞地）……現在我就施給你。

鷗：（興奮地）……真的嗎？

霞：（點點頭）

鷗：你不騙我嗎？

霞：（搖搖頭）

鷗：哦！霞妹，過去的事，你不會感到我對你狡猾嗎？

霞：……不會的……

鷗：那您可以原諒我嗎？

霞：（點點頭）

鷗：哦；霞妹，我很愛你，如同宋先生愛你一樣。

霞：（生氣地）以後不許你提宋先生，宋先生的。

鷗：怎麼，連宋先生，您也不愛提嗎？

霞：一提起他；我就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鷗：什麼感覺呢？

霞：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覺得心裏酸痛。……我明白，他愛我，我也愛他，可是你更愛我，我也覺得你更可愛。

鷗：（追隨着）哦；霞妹……如今你受着和暖陽光的護攝，暖和的春風吹耀；無端地把你顯得更活潑，更美麗；霞妹，世上的人有誰不愛你呢？

霞：除非你……

鷗：是的；霞妹；濠水是那麼清靜；那印在濠水中的，我們倆的影子；是永遠留在我的心處。

霞：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鷗：我是說：我總覺得這涯的宇宙間；像似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了音樂，牠的色彩，湛成了洪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跟生命……

霞：你在做詩啦！還是在講故事？

鷗：（陶醉地）霞妹；您忘了，去年跟今天一樣地月夜，我倆手攬着手，在那楓樹下，情歡，活潑的跳躍下，我倆伴着天上的明月，靜聽河水的溪流，地面上送來一陣陣的花香；就在這樣的夜晚，我們坐在小河邊的野草花上，說了些平日不願說的話；那是我們初戀的甜蜜。……喔；霞妹，讓我們埋下這粒種子，長出美麗的嫩芽，開出可愛的花朵，結成一串豐滿的果實，霞妹，您愿意嗎？愿意我們倆心中種下這多情的種子嗎？

霞：（點點頭）

鷗：您還記得；當時我回來，爲你寫了一首詩？

霞：（點點頭）

鷗：還要我唸給您聽嗎？

霞：（再點點頭）

鷗：（開始背誦着他的詩稿）

——就在那樣的夜晚：

風和日暖，

鳥語花香；

一切喧囂的聲音，

爲我倆慶祝；
慶祝歡樂久長。
就在那樣的夜晚：
我們相攙扶着；
一會兒佇立在土山上，
一會兒散步在小河邊的老柏樹下。
踏碎了柏子；
驚醒了宿鶉；
靜聽河水流動的響聲。
就在那樣的夜晚：
我們坐在小河邊的野草花上，
說了平日不願說的話；
彼此歡樂着，
彼此微笑着；
更深深地了解了，彼此的心際。

就在那樣的夜晚：

我倆回憶到初戀的甜蜜；

說着，笑着；

在那無邊際的海洋上，

飄浮着一對鴛鴦；

啊！春的神祕，

景的可愛，

這是我倆永不會忘記的紀念日。

（背誦完畢時，彼此微笑着）

鷗：霞妹；您愛我嗎？

霞：（點點頭）

鷗：那我們應當對天發誓；霞妹；舉起你的手。

鷗：……在天願作比翼鳥……霞妹；您說呀！

霞：在天願作比翼鳥。

鷗：在地願爲連理枝。

霞：在地願爲連理枝。

鷗：霞妹；你懂嗎？

霞：（點點頭）（約停了一會兒）

鷗：（這時小鷗從乾糧袋中取出麵包，甜醬，小刀，一同吃着，一同笑着）

霞：小鷗，時候不早啦！你也該休息了！

鷗：明天就要開始排演「熱血」這首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寫出來；叫我……

霞：路上已經夠辛苦的了！還是休息，休息躺一會兒吧！

鷗：不，霞妹，工作應當比睡眠更重要。

霞：可是，身體給弄壞啦！豈不……

鷗：霞妹；不會的，您還是先俯一會兒吧！讓我一個人安靜地想一想。

（將披風脫下，蓋在曉霞的身上，略爲的寫了幾個字，拿起先唱曲後唱詞；至「傳遞了整個的歐洲」爲止。（熱血歌附後）又俯下來寫；這時外面的風更大，馬燈的油也將完了！狂風一陣，把燈吹滅了，於是更顯得恐怖而嚇怕。）……（不多時遠遠地從樓上，傳下來「夜半歌聲」先是較低，慢慢地高起來；丹萍手中拿着一枝燭光，黑影反射在牆壁上，更顯得懼怕，至「雨淋淋」起，觀衆才見黑影從樓上，一步一步的走下來；身

穿黑色長披風，面部用黑紗蓋沒，頭髮長長地；至「我只要一息尙存」已走至窗口，將窗推開，直至第一句的「惟有這夜半歌聲」忽被睡着的人之鼾聲驚動；一個轉身，正預備把燭光吹滅，但未見他們醒；於是並未吹滅燭光，慢慢地走至桌旁，拿起桌上的稿子，放下燭光，這時風也息了，雨也停了）

丹：（看着稿子，發出低微地笑聲）……這只歌曲；居然在這兒被我發現了！我早以為從清道夫的手裏變成灰了！想不到，他們還會把它保存到現在。（於是他愉快地俯在桌上，替他們完成了這只歌曲，高興地讀着）

「……傳遍了整個的歐洲，我們爲着博愛，平等，自由，願付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我們的熱血，尼泊爾河似的奔流……」（讀的並非詞而是曲），這時因爲他太高興而發出獐獍的笑聲，這笑聲驚醒了小鷗，及他們；丹萍速即地上樓；小鷗醒來時，看並沒有什麼，只發現桌上的稿子，不知是誰代替他寫完了這首熱血歌看看他們，均未醒；轉過身，發現窗戶被人推開；鼓着勇氣跑前視之，但未發現什麼；這時窗外的月光直射進來，可以看見人與物件；小鷗手中握着熱血歌，又很快地跑至樓梯上，也未曾發現什麼東西；於是他大胆地哼着熱血歌；這時樓上也傳下熱血歌，像先生教學生一句，一句的唱着，起初小鷗感到懼怕，停了一會，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唱，唱了不到幾

句；大家均醒了，也跟着唱；有的立在檯上，有的立在桌上；等到唱完了「熱血」大家都面無血氣互相觀看着；不知爲何緣故。

鷗：（像蘇醒過來似的，驚奇地）……這……這聲音是從那兒來的？（向靜霞）

靜：（也不知所答）這聲音是從那兒來的？（向曉霞）

霞：（也不知所答）這聲音是從那兒來的？（向思源）

源：（也不知所答）這聲音是從那兒來的？（向魯洛）

洛：（也不知所答）從……從那兒來的？

丹：（這時丹萍發出獐獐的笑聲，衆皆成一直線的向後退，由地下到桌上，由桌上到檯上，再由檯上到地下，懼怕地退着。這時丹萍從樓上走下，手拿着燭光）……不用怕，不用怕；我跟你們一樣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你們；不信；請過來摸摸我的手，鬼是沒有熱氣的；人才有熱氣。

鷗：（用精敏的眼珠；瞧着他；懼怕地；退退縮縮地走前；摸着他的手）

丹：（握着他的手，下樓，而小鷗被嚇得發抖）……朋友；不用嚇怕；我知道你是誰。（用力地拋下他的手）

鷗：（後退）……那……那你究……究竟是誰？

丹：是誰；（獐獍的笑着衆皆後退）……孫先生；你不認識我嗎？我並沒有死……是的……這些年來，我過着鬼的生活，誰還認識我跟你們一樣的是人。（流淚）

鷗：（被感動地，跑了上去，抱住他）……你……你不是宋先生嗎？（丹萍點頭）……想不到您的遭遇，會有如此的慘。（衆人當丹萍點頭皆驚懼地「呀」了一聲，向後退了幾步）

丹：（對小鷗）……朋友，把窗關上，把窗關上；（走至桌旁將燭光放於桌上，底下頭；慢言地）……最慘地，還有一個人，他爲我把青春，把生命全給斷送了！

洛：（希怪地）誰？

丹：誰？朋友……她……她的靈魂是孤獨的，崇高的；她的身體是預備拿來貢獻給人類；她有男人一樣的勇敢；可是她爲了我；遭受到封建家庭的壓迫；我應當去拯救她出火坑；照理我還應該做她終身的伴侶；讓她在愛情的安慰裏面產生出新的力量來；可是，可是我及怎能去看她？救她？又有什麼資格來跟她結合呢？

鷗：（明瞭他所說的是誰，但不敢說出來）……不，宋先生，您不能這麼說；您可以使她復活；可以使她新生。（安慰地）

丹：……可是……（想到自己的面容而感到痛苦）

鷗：……可是事實上，祖國是少不了你的，你的愛人也少不了你，你的伙伴們更少不了你。

丹：……是的，……朋友……她只有愛我的權利；沒有來見我的胆量。我也只有愛他的心；沒有去見她的勇氣。

霞：（啊）的一聲哭出來，心中一陣陣地酸痛，但又不敢認自己是曉霞，當不能支持時被靜霞與思源攙扶着）

鷗：（假裝正經）不會的，您倆總會見面的。

洛：……宋先生，我雖然跟您不相識，但是我願意聽您的指揮，用我的力量，來保衛您倆的愛情，用我們的血肉來保衛這個新的人類，爲自由，爲解放而努力；爲您倆的愛情去推翻千百年來；封建家庭的束縛。

丹：……是的，我惱恨他們；詛咒他們，那些高視闊步的偽君子，我恨不得把他們放在我的腳下，踏成粉末。

鷗：（安慰地）宋先生，過去的事提它幹什麼？

丹：我要提，我要提，我恨他們把我打進永不能上昇地獄的絕底……

丹：（他發現曉霞在發抖於是說）姑娘，用不着嚇怕，我們坐下來談談，……記得十年

前，我跟你們一樣的年輕，一樣的勇敢，那時我正幹着神聖的革命工作；我離開了家庭；離開了父母兄弟；離開了學校，爲了革命。我甚至於拋棄一切，奔走南北，做着幾千人的領袖；（稍停）後來革命失敗了，我就逃到這兒來演戲；預備捲土重來；（稍停）這時我和一個軍閥的女兒戀愛；但是爲了封建勢力的束縛，軍閥的壓迫，我們終於是失敗了！

靜：宋先生……我不願意聽到「失敗」這兩個字，我相信我們年青人是不會「失敗」的。
丹：是的，姑娘；……可惡的社會，當你不能和他對爭的時候，你也沒有辦法。（這時，怪叟聽到響聲，從樓上下來）

老：（看見一個穿着披風的人；驚嚇地向後退）……這……這是怎麼回事？（丹萍轉首望之）

洛：老先生，你不用怕，他就是你告訴我們的那個鬼怪。

鷗：不，他並不是鬼，他跟我們一樣有血有肉，有靈魂，有感覺，他完完全全是一個人；一個還活在世上的人。

老：（恐懼地）……不，……不會的，你，你別騙我……我……我……

丹：是的，……老先生，我是一個不能見人面的人，可是我的血，我的肉並沒有完全死

滅，倘使把我的血肉完全死滅了！那……那我的魂靈，我的精神是毀滅不了的，永遠毀滅不了的。我活一天，一定要奮鬥一天，我相信總會見到自由的一天……老先生，不用怕，不用怕，我很感謝你，你一直養活我到現在。

老：（驚奇地）沒有；我並沒有養活過你。

丹：是的，當然你不會相信；老先生，你還記得我在這兒遇見過你，你還服侍過我，後來我被人陷害了。

老：那……那不是你，是宋，宋丹萍。（指着牆上的半個「熱血」的海報）

丹：（獐獍的笑）……不是我。是宋丹萍……老先生，我應當感謝你；我知道你們的主人；早就離開了這兒，你得了你主人的吩咐，要你每天供飯菜給你主人死去的老婆；因為你主人生平只做過一件錯事，他對不起她。

老：……是的，兩年前，主人爲了要多娶一個老婆，遭到我們太太的反對，老爺不聽，於是就像今天狂風暴雨的夜晚，抱着一個未滿月的孩子；投海死了！

鷗：老先生，後來啦？

老：後來，我們在海邊尋着太太的絕命書，跟鞋子，一起帶了回來，把它安葬了！又空着一個房間來紀念她，就跟她活着的時候一樣。

丹：老先生，您現在該明白了嗎？我很感謝您，這個房間開給我住了；我在這房間裏，看書，寫作，睡覺；因為我知道這個房間是鎖着，於是大膽地一直住到現在，並且我還知道；你們的太太，並沒有死，她現在一直的活着。

老：（恐懼地後退）……你……你一定是鬼，不……不是人……

丹：你不用怕，我告訴你，那天狂風暴雨過去了！樹枝被洗得碧綠，小鳥兒也恢復了自由；月色從西邊慢慢地上昇起來；我感到自然界雨後的美麗。獨自慢遊到海邊，遠瞧見有人將要投海自殺，我奔過去救了她。她的悲痛，被我用刺激的語調打消了；後來她跟着我一塊兒工作。不到半年，她又跟隨着一位工作的同志，踏上他們理想的途程去了。因此她也就不着我的消息，我也不知道她的行蹤，一別兩年；我相信她比我勇敢。（回憶到已往的事）……喔……你的小主人，至今也有兩三歲了吧！（轉向窗口）……每當我懷念起他倆的時候，我又不禁地微笑着，像似鬥爭有人去繼續，勝利有人去完成；工作任務有了依靠了。（復又轉身）……微笑的安慰，又支持了我一兩年。老先生，你不用怕，我就是十二年前的宋丹萍！（隨將黑紗取下，現出恐怖的面容；獐獐的笑着。衆皆有點懼怕起來）

老：……那麼……朱先生，我聽說：您不是投海了嗎？……怎……怎麼……現在……

丹：……啊！是的……是的，我是投海啦！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最出人意料之外的。

當我投海之後，想不到又被「怪醫生」救了起來，他把我當做醫學上的試驗品；非但沒有治好我，反把我改成了現在的樣兒。（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唉！……我很希望他能改造我到不使人們見我恐怖，畏懼，那我就可以重新跨進人羣，替大眾謀幸福。那兒想到：這位怪醫生的心，比誰都還要狠毒；他有的是錢，所缺少的是女人的愛。所以有時候，他憤怒起來，恨不得把普天下漂亮的女人；都把她改造得像魔鬼一樣。……有一天，我爲了要救一個女人，跟他搏鬥……終於他是在我手下犧牲了。於是我就逃了出來……我憤恨這個世界，爲什麼讓這些人存在。

鷗：（安慰地）宋先生，不必傷心；人們總會原諒你的；……現在您的肉體尚未死去；我們還需要您來領導我們。

丹：（回憶五年前的事）……想起五年前，我不幸遭受到惡徒湯俊用硝磺水，爛去了我的面部；……我不願毀滅自己；我還偷偷地活了二年。爲的是要報復我心中的仇恨，想不到兩年前，我的機會來了！……（獐獐地大笑）……湯俊那個壞蛋也會落在我手裏；了結了他的一生。……眼見目的已達，我知道我的不幸也跟着來了；如其說；再受到湯俊門徒的謀害；還不如跳海自殺的好。

鷗：啊！宋先生，我們一向是很欽佩您的人格和志向；今天我又見到您；格外使我感到同情；但是我希望您對於您自己，不要太消極了！……

洛：……宋先生，我以為凡是一件事業，必先有一種原動力；和發動的人；那才能影響到廣大，發展到成功。我們都是人羣當中的一個細胞；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了；太脆弱了。

靜：宋先生；在藝術的領域裏是少不了您的，我們都需要您來領導，

丹：可是現在我不是人，過着鬼的生活，社會上又怎能需要我；人羣見我又怎麼不嚇怕呢！

鷗：宋先生；我們不能這麼想，只要我們能幹；又何妨！我相信人們終久會了解您的。

源：宋先生，我們有了您；好像黑暗中得着了光明。

丹：（走前握着小鷗的手）……朋友，我是多麼地需要一個知心的人；我知道你會答應我的請求，為我再犧牲一次。

鷗：是的；宋先生，你要我幹什麼；我一定儘力的去幹。

洛：（同時地）我們也願意幫助您。

靜：宋先生，我也願意。

丹：朋友；我知道你們都願意來幫助我。我很感謝你們；可是……

鷗：可是什麼？

丹：孫先生；現在我只請求你一個人，代表我去安慰，安慰她……（走至窗口指着遠處）

鷗：（痛苦地）啊；不，不能……因為她……

霞：（眼淚像潮水般地湧了出來）啊！……萍，……萍哥！……

丹：（像未聽見）你放心好了！因為你還是跟我五年前的時候一樣，所以我才請你去……

：我要你去安慰，爲我失去歡樂的傻姑娘。（走前）你瞧，（指前面）那個女人；就是

五年前的李小姐；朋友，（握住他的手）你爲什麼，在兩年前，不接受我的請求……

（這時曉霞更覺難受地哭着……）「……啊：丹萍；你弄錯——您的曉霞妹妹在這兒！……」

（丹萍仍未聽到似地）……可憐她還等待着我的歌聲啦！……多少年來，她已經成了

習慣。

丹：……啊！我的好同志；今晚也許太遲吧！……明天的傍晚；我跟你從這個窗口跳出

去，走到那座洋房的下面，去看看；久別的姑娘。像兩年前一樣地……用你溫柔的語

調；使我見到她的笑容……讓我今晚寫一封很長的信，……去安慰她多年想念我的心。

鷗：（感到痛苦地，默無一語）……

丹：（傷感地）……啊！不，我告訴你，我要你告訴她；……宋……丹……萍……現在已經死了！

洛源：（同時地感到驚奇）為什麼？

丹：我要把她愛我的心死滅；讓她去愛一位比我更英勇的同志。（握住小鷗的手）希望你們倆共同地爲人類，自由，解放而鬥爭。讓你們倆在工作中產生出戀愛這愛情是永久的；不會磨滅的。……

丹：……你，你向她說：你可以死去一條心；因爲宋丹萍，再不會復活的。……我也再不能眼看她這半條性命，斷送在我手裏；我不忍心把她活生生的埋葬，我要你用溫柔刺激的語調使她感動；我要求你去挽救她全部的生命……（支持不住）

霞：（痛苦達到激點）……啊！……萍……

鷗：宋先生，你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扶住丹萍坐於鋼琴旁邊）

洛：……悲傷得太煩腦，對你的身體是有害的。

老：宋先生，這兩年來，您的生活過得苦透啦！

丹：是的（起立）可恨蒼天，牠偏不讓我死，叫我還在這黑暗的世界裏……（想起已往的事）……有時我餓啦！吃着地上的草根，我喝啦！喝着黃河裏的水；我恨不得把地上的

草根完全吃光啦！把黃河裏的水完全喝乾啦！（兩手用力地落在鋼琴上，發出驚懼的響聲，衆皆爲懼聲而胆吃）

洛：宋先生，您不必過於悲傷，我們都還年青；您也可以重新跨進人羣，替大衆謀幸福。

丹：（看見桌上的小刀；猛向前拿住刀；想自殺）……別提了！我是不能久活在世上的人，我再有什麼勇氣活下去？（舉起刀）與其存在世上給人厭惡，還不如早點死的好。（正預備向心中刺去，不防被曉霞跑前握住，刀落地，而她倒入丹萍的懷裏不斷地叫萍哥！萍哥……）

丹：（後退）你，你是誰？

霞：萍哥，我，我對不起你。（哭着）

鷗：（走前）宋先生，你，你能原諒我嗎？……她，她就是李小姐。

丹：（驚奇地）……啊！……我不信，我不信。

霞：（哭着）……萍哥，您總有信的時候。

鷗：……宋先生，我是聽了您的尊言，才把她救了出來；……

丹：……不，我不信；世界上，會有兩個人同樣的遭遇。

洛：宋先生，她的確是李小姐！

源：宋先生，她是李小姐，我不騙您的。

丹：（回憶底聲地）……聽聽她的聲音，跟面容，使我有點相信。（懷疑地）啊！不，但是她？

鷗：她也許，是一個同樣的遭遇者；你不信，過來瞧瞧清楚。（推開窗與萍同視之）

霞：（忽想起他送給她的照片，於是從胸口中取出一個雞心的盒子，將它打開）（走前）……萍哥！難道這些年來；您就不認識我了嗎？……萍哥，您還記得這是您送給我的照片，……我一直的把它保留着。

丹：（悲痛地）啊！霞妹；真的是你嗎？

霞：（點點頭）……唔；每當我想念您的時候；我就把它拿出來；……彷彿您的影子就在我眼前，……閉上了眼，又是一個空無所有；無法追求的幻夢。

丹：……是的；天意差你到這兒來；與我重逢；可以說今世有緣；……莫非是前世所注定；……但是……

鷗：……但是，宋先生，你不會怪我嗎？我已經……

丹：不會的，朋友；我應當感謝你；如今好像才安了我的心願，我很希望你們倆好好的努力。

霞……啊！萍哥！

丹……霞妹，這些年來要你受苦啦！

歸……宋先生，我很對不起你。

丹：朋友這不是你所說的話；如今你能照我已往的意志去做；我已經很感謝你。

霞：萍哥；我自從和你分別以後；我一直在想念着您……每當夜晚，月亮出來的時候，我就立在陽台上，望着你們的戲院；想從那兒找到一點回憶。但是什麼也沒有，祇有一縷淒涼動聽的歌聲，從空中傳來；不知怎麼的，我聽到這歌聲，就像見了您的人一樣。也不知這歌聲是誰唱的，我只是靜靜的聽着，靜靜的聽着；也祇有這淒涼的歌聲，可以給我一點安慰。

丹：霞妹；丹萍是愛你的，雖然他不能來看你，可是他的歌聲，能給你一點安慰，他也就安心了！

霞：萍哥；是你的歌聲嗎？

丹：（點點頭）

霞：（高興地）哦；是您的歌聲；萍哥！你能爲我再唱一遍嗎？

丹：（點點頭，向着窗外；復唱「夜半歌聲」唱完時衆皆鼓掌）

霞：（快樂地拍着手，像小孩似的）萍哥！你帶我真好。（倒入丹萍懷中）

丹：（稍停）……不，霞妹；你應當跟孫先生親近；孫先生是愛你的……讓我還能活在世

上時候；看見你們倆結婚；……那，那我死也瞑目了！

霞：萍哥，您爲什麼要這麼說呢？萍哥，您不是答應我跟我一塊兒工作嗎？……你瞧，這兩年來，我離開了家庭，簡直不像你所認識的霞妹……這完全是你以前給我的鼓勵，跟孫先生的幫助。……我還記得，你以前跟我說過：「祇要你堅持着，妳的意志反抗下去，不要氣餒；是不怕不成功的。」

丹：是的，霞妹，我知道你不會受到一點點的打擊，就消沉了你的勇氣；毀滅了你的終身。

霞：（熱情地走近丹萍）……你看，我們又在一起了！您應當高興！樂觀啦！……我們都還年青，我們有的前途；我們應當鼓起勇氣來奮鬥！

源：……是的，宋先生，……您不能死；不但我們需要你，社會需要你；人類更需要你。

丹：是的，朋友，……我不能死……今天看到你們；……像是真的復活了一樣，……（自語地）……我心底的憤恨，像是有了依靠……我應當和我依靠的人，去完成我們最大的希望。……（稍停，從懷中取出一本劇作交給小鷗）……朋友，這是我兩年來的心

血……我，我把它托付給你們。

衆（皆同時地讀作劇目）「古城的怒吼！」

丹：對；「古城的怒吼！」

洛：宋先生，我們正希望您這樣……從今天起，能夠來領導我們。

鷗：對，從今天起，來領導我們。

丹：……敬愛的火半（走至窗口用手推開窗）……瞧吧！暴風雨已經過去啦！新的黎明來

到啦！

源：宋先生，我們今後打算怎麼辦！

丹：天明；我們就離開這兒。

源：（驚奇地）……到那兒去？

丹：到比這兒更能發揮我們力量的地方去；在那兒，我們儘可以自由。

鷗：對，在那兒；我們儘可以自由。

老：宋先生；我也願意跟你們一塊兒去。

丹：（思索了一下）……啊！這是不能的，……您走了之後；這兒又有誰來照料呢？

鷗：……老先生，您年紀已經這麼大啦！您的腿又不方便；我看老先生，您還是住在這兒

休養，休養的好。

霞：老先生，等我們工作成功了！再來看您。

丹：……老先生，您放心，我們一定替您老人家報仇；……把那個慘無人道，只知剝削人民脂膏，吸取窮人血汗的軍閥，土豪捉來活活的處死。

老：宋先生，謝謝您，……想不到，這個仇，今天也有人替我報啦！（微笑地這時天已漸明，空中呈出魚肚白色，鳥雀的啁噓漸漸繁密，昭示出一片生機的蘇醒；在附近的一個工廠的工人們，又起了罷工風潮，他們和她們手中握着火炬，呼着口號，漸漸地由遠而近，從窗戶口，大門經過）

聲：……我們不願做牛馬；

聲：……對，我們不願做牛馬；（衆人聲）

聲：……伙伴們，我們應當加緊團結。

聲：……對；我們應當加緊團結。（衆人聲）

聲：向資本家宣戰；向黑暗的勢力宣戰。

聲：對；他媽的；向資本家宣戰。

聲：向資本家宣戰（衆人聲）

聲：朋友；我們不願做牛馬；我們爲了自由，平等，生存，我們應當不顧生死。

聲：我們爲了自由，平等，生存，我們應當不顧生死。（衆人聲）

聲：走，伙伴們，走吧！去取回我們自己的血汗；我們不再作牛馬。

聲：對，我們不再作牛馬。（衆人聲）

聲：伙伴們。讓我們好好的衝上前去；去收回我們的自由。

聲：對，去收回我們的自由（衆人聲）

聲：對啦！勞力不讓誰出賣；我們工人要生存。

聲：對，我們工人要生存（衆人聲）

聲：利益不讓人破壞，此仇不報誓不休；我們不願作奴隸。

聲：對，我們不願作奴隸（衆人聲）

（這時丹萍，老頭，少鷗等均走至大門的石階上將門推開，高低的站着，望着遠處，像期求光明的來臨。頃刻室內的燭光也完了，只有從門外射入火把的光芒，走過大門經

過窗口）

聲：我們工人要自由。

聲：對我們工人要自由。（衆人聲）

聲：合衆一條心。

聲：大家拚死力（衆人聲）

（呼聲完。熱血歌聲起，先由大而小，由近而遠，慢慢地含糊到聽不出……幕也就慢慢地落了下來。）

——這時大家在浩蕩的歌聲中，憤激地奔撲前去；幕閉時，還有無限的哄聲在吼着。
利用舞台整個的效果演出）——

1 / 4

凱 歌

韓 梅 詞

汪國偉曲

—— 進 行 曲 ——

||: 0 . 3̣ 3̣ | 3̣ 0 . 3̣ 3̣ 3̣ 0 | 3̣ 4̣ 3̣ 2̣ | 1̣ 2̣ 1̣ 7̣ | 1̣ . 7̣ 6̣ |

1. 凱 歌, 凱 歌; 我們都是 中華民族 的子孫。

2. 凱 歌, 凱 歌; 我們都是 中華民族 的子孫。

0 . 2̣ 2̣ | 2̣ 0 . 2̣ 2̣ 2̣ | 2̣ 3̣ 2̣ 1̣ | 7̣ 1̣ 7̣ 6̣ | 7̣ . 6̣ 5̣ |

凱 歌, 凱 歌; 我們都是 中華民族 的子孫。

凱 歌, 凱 歌; 我們都是 中華民族 的子孫。

5̣ 6̣ 5̣ 4̣ 5̣ 1̣ | 3̣ — 5̣ 1̣ 1̣ | 2̣ 1̣ 7̣ ———— |

我 們 要 國 語 一 致; 聯 合 着 向 前 挺

我 們 要 國 語 一 致; 用 我 們 堅 強 的 刀

6̣ . 6̣ 6̣ 7̣ 6̣ 5̣ | 6̣ 5̣ | 4̣ 3̣ 2̣ 2̣ | 5̣ ——— 5̣ 5̣ 4̣ 5̣ |

進。在 不 滅 的 光 輝 中; 把 敵 人 打 倒 在

槍。在 自 由 的 鬥 爭 中; 使 祖 國 獲 得 勝 利

3̣ 2̣ | 1̣ ———— | 1̣ ———— 0 . 3̣ 3̣ 3̣ : ||

底 下。

的 完 成。

5 6 5 4 4 5 1 | 3̣ . 3̣ 5̣ 1̣ | 2̣ 1̣ 7̣ - | 6 - 6 7 6 5 |

我們企求的是光榮的勝利；地無分南北，年無分

我們企求的是光榮的勝利；地無分南北，年無分

6 5 4 3 2̣ 2̣ | 5 - 5 5 4 5 | 3 2̣ 1̣ - | 1̣ - 0 0 |

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的责任。

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的责任。

5 6 5 4 5 1̣ | 3̣ - 5 1̣ | 2̣ 1̣ 7̣ - | 6 - 6 7 6 5 |

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我們

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我們

6 5 4 3 2̣ 2̣ | 5 - 5 5 4 5 | 3̣ 2̣ 1̣ - | 1̣ - |

站在一起，匯成一條赤水河；

團結一致，匯成一條赤水河；

5 6 5 4 5 1̣ | 3̣ - 5 1̣ | 2̣ 1̣ 7̣ | 6 - 6 7 6 5 |

從我們腳邊流過。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

從我們腳邊流過。唯有向民主合作，才能博得

6 5 4 3 2̣ 2̣ | 5 . 5 5 4 5 | 3̣ 2̣ 1̣ - | 1̣ - ||

最後的勝利；最後的勝利。

世界的和平；世界的和平。

A. $\frac{4}{4}$ 熱 血

(熱情, 悲壯)

——插

曲——

田 漢 詞
星 海 曲

$3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6}} \mid \underline{\underline{6}} 0 - \cdot \mid 3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3}} \mid 1 0 - \cdot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1 - \cdot \mid$

誰 願意做奴 隸, 誰 願意做馬 牛, 人 道 的 烽

$2 \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1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2}} 1 \mid 3 - 3 0 \mid \underline{\underline{5}} 1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2}} 0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6}} 0 \mid$

火, 傳 遍 了 整 個 的 歐 洲, 我 們 爲 着 博 愛 平 等 自 由,

$1 \cdot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1 \mid 2 0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2}} \cdot \mid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6}} -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6}} 1 -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6}} 1 \mid$

願 付 任 何 的 代 價, 甚 至 我 們 的 頭 顱! 我 們 的 熱 血 尼 泊 爾 河 似 的

$2 \underline{\underline{6}} -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5}} 0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3}} \mid \underline{\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1 -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0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1 \mid$

奔 流! 任 敵 人 的 毒 箭 勝 過 科 利 色 烟 當 年 的 猛 獸, 但 勝 利 終 是

$\underline{\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1 \underline{\underline{1}} 2 \cdot \mid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1}} - \parallel \frac{2}{4} \parallel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1}} 0 \mid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1}} \mid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5}} 0 \mid$

我 們 的, 我 們 毫 沒 怨 尤! 膽 罷! 黑 暗 快 要 收 了,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2}} \cdot \mid \underline{\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mid \underline{\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mid 1 \underline{\underline{6}} \mid 1 - \mid 2 - - \cdot \parallel \underline{\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mid$

光 明 已 經 射 到 古 羅 馬 的 城 頭! 古 羅

$3 \ 1 \mid \underline{\underline{2}} - - \mid \underline{\underline{2}} -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 - \mid \underline{\underline{1}} 0 \parallel$

馬 的 城 頭! 頭! 頭!

b A $\frac{3}{4}$

夜半歌聲

Solo Voice

主 題 歌

田漢 詞
洪深 曲

R. 6 — — — | 1 — 6 — 5 | 3 — — | 6 5 — — | 6 — — | 1 — 2 — 1 | 2 — 6 2 |

空 庭，飛 簫 流 螢，萬 古 定 猶 在，

3 1 — — | 1 — 1 6 1 | 2 — 3 | 2 — — — | 2 — 1 2 1 | 2 — 3 2 1 | 1 — — |

聽，人 兒 伴 着 孤 燈，柳 兒 戴 着 三 更，

3 — — | 3 — — | 6 — — | 6 — 5 | 1 6 — — | 3 — 2 | 3 2 — — | 2 — 2 — 6 |

風 濤 湧，雨 淋 淋，花 亂 落，葉 飄 飄。

1 — — | 0 1 1 1 2 3 | 3 — 3 | 2 — — | 6 1 2 | 3 — 2 1 | 3 — — | 3 — — | 6 1 2 | 3 2 — 1 |

帶，在這漫漫的黑夜裏，誰同我等 待着天 明？誰同我等 待着

2 — — | 1 — — | 6 — — | 6 5 3 5 | 6 5 6 | 1 5 — — | 0 5 6 1 | 1 1 6 2 — 3 | 2 — — |

天 明？我形影是 鬼似的 靜靜，心兒是 鐵似的 堅 貞！

3 2 1 2 — 3 | 1 6 5 1 — — | 1 1 2 3 — 2 1 | 6 — 5 3 | 5 — 0 — — | 1 0 0 — — | 2 — 3 2 |

我只嘆一息尚 存，等和那封建的魔 王 抗 爭！啊 姑……

1 — — | 1 1 | 1 — 6 | 1 2 — — | 6 — — | 6 1 1 2 3 — 3 — 1 2 | 3 — 1 1 | 2 — 1 2 | 3 2 — — |

娘……祇有你的眼 能 看破我的生 平！祇有你的心 能理解我的哀 情！

6 1 2 3 — 1 | 2 — — | 6 — — | 6 — — | 6 — — | 3 | 5 — 3 — 1 2 | 6 5 — — | 5 — — | 6 | 5 — 5 6 1 2 |

能理解我的哀 情！你是 天上的 月。我是 那月邊的

2-3|3-|3-|3-|2-32|1-|12·6|6-1-|6-5·6|
 我是星！ 你 是 山上的樹， 我是那
 12·3|2-6|5-|5-3|6-1|2-1|3-5-|5-|
 樹上的枯藤！ 你是池中的水，
 1-|1-1|21·6|2-1|7|6-|1-0|
 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不！
 2-32|1-|1-21|3·13217|6-|6-1|21·61|2-|
 姑娘！ 我願意永做牧豎的人， 埋掉世上的浮名！
 3-|6·35|5·33·21|3-|5-|1-21|32·1|2-|
 我願意學那刑餘的史臣， 盡寫出人間的不
 6-|6-|100|2-32|11|3-2|3-21-|
 平！ 哦！ 姑娘！ 啊！ 天昏昏，
 2-1·7|6-12-|2-|12106|3213|5-|22·12|
 地 冥冥， 用什麼來表我的憤怒？ 惟有那
 32·1|32-|12106|3213|6-|55·3|21-|2-|
 江潮的奔騰！ 用什麼來感你的寂寞？ 惟有這夜半歌
 3-|22·1|21-|2-|3-2|1-|1-|
 聲！ 惟有這夜半歌 聲！

排演本劇須得作者同意。如在遠方，除來信通知外，並負有將該地報章刊物批評寄與作者義務。

通訊處：
文江圖書公司轉交

抒情
恐怖劇情
凱歌

（原名「夜半歌聲」）

原作者 馬徐維邦

改編者 傅梅

發行人 蕭希耕

發行者 文江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二九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82

713222

(2)



147